

全芳備祖



全芳備祖

八題
蘇





全芳備祖

樸初題



中国农学珍本丛刊
全芳备祖(全两册)
宋·陈景沂编辑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32开本 48.625印张 616 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册

统一书号 16144·2375 定价 15.00 元

祝賀金芳備祖一書出版

中日友好

萬古長青

康承志敬題

一九八〇年夏

《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总序

周谷城

我国自古以来，一直以农立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祖先，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在某些历史时期，更有从实践中得来的、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

我国历史上，在思想教育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的利害关系，较有深刻的认识。孔夫子便曾兴：「吾不如老农」之叹。这句话，既象征着历史上的士大夫重视农业，也证明了我国农民的精通农业生产。

整个封建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谋求更多的经济收益，基本上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并以种种形式，发出重农的号召。政治的推动和农民的辛勤，促进了我国重农传统的形

成。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更大的经济效果，主要，当然是坚决维护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肯放松。但也有一些人，研究过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造。因而在传统的科学文化中，我国有一门具有特色，并自成体系的农学，为了有别于现代农业科学，人们称之为：「中国农学」。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农学的发生、发展，直到自成体系，其过程极其明显。从片言只字的记录到数十万言的科学论述，从一般的描述到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它们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粗而精的成长规律，确实是昭然若揭，顺理成章，相当完整和符合逻辑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门历史悠久的中国农学，是祖国文化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千年来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前人，经过了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同时，这一绵亘不绝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农业本身不是孤立的，尤其是传统农业，几乎和国民经济的任何一

部分，都是血肉相连（更不用说传统手工业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所以，中国农学涉及的范围，决不以《四库总目提要》中的「农家」为限。相信治史学的同志，都有下列同感：研究中国史，无论属于哪一时期或哪一专业，都会涉及农学，中国农学能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和令人信服的史实。

中国农学独立地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是近年来开始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研究手段，使这门学科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专门研究机构的建立，专门论著的编撰、出版，农学书籍的清理等等，都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旧中国不可能办到的。

不过，我们所已取得的成就和我们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大众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者的要求比起来，相差还很远。尤其是在十多年的动荡中，许多已经取得的成果，珍贵的图书资料，不少有用的人材，均遭到了几乎彻底的摧毁，这就使我们面临的任务，比以往更加艰巨。需要付

出更巨大的劳动，才能弥补这场浩劫所造成的损失。

从我们的实际情况看来，当务之急，是文献资料的整理。中国农学和农史，也属于史学范围。史学研究的成绩与文献资料是否完善，关系很大。农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由于各方面努力，虽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需要，也在日益增长。更重要的是，许多过去认为早已亡佚、不可能再见到的珍籍，近年来，国内外陆续有所发现。这些前人所未能见到的善本，更需要推广，让这些宝贵的材料，能广泛地供各方面采用。

农业出版社为了满足学术界的共同愿望，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印《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专收经过专家鉴定的农学珍本，依照原来的式样，以影印的方式出版。这种影印的珍本，内容完全与原书无异，读者可以亲眼目睹本来不易见到的珍籍的真面目。这样，便能将目前所能觅得的最好本子的中国农学书籍，广泛地供应给读者。对藏书家说来，与原本分毫不爽的影印本，何尝不是可供收藏、把玩的珍品。这种珍本

的问世，对我国与外国的科学文化交流，也将起重要作用。编印这套丛刊，确实是对许多方面都很有利的工作，是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基本建设，值得我们庆幸和为它效力。

至于各种版本的校订，内容的注解、考释等工作，当然也很重要。这些任务，应由其他形式的出版物来完成。为这方面的工作，提供理想的底本，也是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目的之一。

编印、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要使它付诸实现并精益求精，必须各方面共同努力。这件工作既对许多方面都是有利的，相信一定会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负责编印、出版《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农业出版社诸同志，以及这套丛刊的倡议人吴德铎同志等，为了这套丛刊所作的各种努力，值得称道，谨在此向他们致敬。

日藏宋刻《全芳备祖》影印本序

《全芳备祖》前集二十七卷，后集三十一卷，南宋陈詠辑。詠字景沂，号肥遯，又号愚一子^①，天台（今浙江天台县）人。此刻在每卷的书题前，均冠「天台陈先生类编」，正文前均题「江淮肥遯愚一子陈景沂编辑」，「建安祝穆订正」等字样。诸家书目，多依此著录。《绛云楼书目》不题卷数和辑订者姓名，天一阁藏本可能不全，其目只作七卷，文渊阁和藁竹堂两目均作八册，也是不全本（文渊阁入藏两部，目下均注明「阙」字）。其他诸家著录卷数，大致相同，即前集二十七，后集三十一。辑者项则题其姓字或题其姓字和号，罕题其名，亦罕题订者姓名。根据韩境序和辑者自序，知是书在辑者早岁，即已着手纂集。「展窗夜灯，不倦披阅。记事而提其要，纂言而钩其玄」。经过「萤几聚，雪几映，剡溪之藤凡几阅」，估计脱稿在理宗即位（公元1225）前后。其

时，辑者约三十岁左右，故自称是「少年之书」，并「曾坐天子之览」（一度将书稿进呈帝览）。其付刻期约在宝祐癸丑至丙辰（公元1253至1256）间，辑者已届晚年，当时参与订正者为祝穆。穆一名丙，字伯和，又字和甫，号樟隐老人，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少从学朱熹，曾任迪功郎，兴化涵江书院山长等职^②。据称，「（生平）刻意问学，于书无所不读」。订正和付刻是书时，已濒南宋末祚，印数无几，流行未广，后亦无再刻者。经过易代沧桑，至今留存国内的，除寥寥数部手钞本外，刻印本片楮难寻，甚至以收藏和知见古书著称的独山莫氏，也称「此书未见刊本」^③。幸我东邻日本尚保存原刻的泰半部，计存前集十四卷，后集二十七卷，共四十一卷（占全书70%强），虽非全璧，亦弥足珍视！

是书专辑植物（特别是栽培植物）资料，故称「芳」。据其自序：「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集凡四百余门」，故称「全芳」；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詠、乐府，必稽其始」，故称「备祖」；

此已概括其内容轮廓和命名大意。

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花部，著录植物一百二十种左右，后集为果、卉、草、木、农桑、蔬、药凡七部，著录植物一百五十余，两集合计，为数尚不足三百，自序称「四百余门」，未悉是否辑者误计？抑写刻者笔误？或因后人辗转传钞而有所脱漏？具体原因，不能臆断。但如此荟萃数百种植物资料于一书，除『本草』一类药书（多数是野生植物）外，在当时（南宋）实属创举。后此如《群芳谱》、《广群芳谱》、《采芳随笔》等书，即以是书为蓝本。

是书著录植物，各分三纲：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目；次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凡十目；再次是乐府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这三纲旨在「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韩境序语），从其篇幅多寡说，盖略于事实而详于赋咏乐府，看似侧重辞藻方面，因而有些治植物学者不大重视；但也有人不辞重洋迢

递，多方访求^④。盖是书原已有其描述自然，多识草木，探求生植原理的用意。故自序「尝谓天地生物岂无所自拘目睫而不究其本原，则与朝菌为何异？竹何以虚？木何以实？或春发而秋凋，或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凡有花可赏，有实可食者固当录之而不容后」。

书中对各部每种植物的序次，颇注意。例如花部首梅、次牡丹、次芍药……，果部首荔枝、次莲、次橘、橙……，卉部以芝为首，木部以松为首等等，辑者都有所寓意。正如自序所谓「洁白之可取，殊异，尤节操之可嘉，英华之复出，香色之具全者，是皆禀天地之英，皦然不可不列之于先」。虽所序列，多凭主观，不足为典要；但多少可反映当时，当地一些人对某种植物评价定级的观点。例如花部，唐代以牡丹为贵，视同『奇赏』。宋人则多重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⑤，成为千古绝唱，咏梅的诗，谱梅的书，盛极一时。是书花部，选梅为首，就跟这一时代风尚分不开。又如果部，前此一些植物或种树的专书，多以枣，或李，或栗为首^⑥，而是书则独以荔枝为首，这肯定与当时——

南宋的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等因素，息息相关。从是书的体制上说，溯流寻源，可推为古代专以植物为对象的类书（《群芳谱》等）的滥觞。其中，搜集不少历代有关的诗、词资料，尤以宋代的最为丰富。内容对该植物的形态、性味、生态、分布、用途以至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往往具有较深入、细致、真切、生动的描述，是蕴藏丰富的资料宝库。

它对这些总总林林的『群芳』，有其一套部伍体系，与早期『本草』的『三品』分类，固不相同；与前此著名的植物文献：《南方草木状》所分的草、木、果、竹四类，也有所发展；而与当时前后一些文献⑦依据植物形态（草、木）及其利用情况（花、卉、果、蔬、药）而分的，基本一致。虽不尽符现代自然分类观点，但与当时的认识和习惯是相适应的。其中『果部』著录，除一般公认的果类外，还包括一些如藕、菱、芡、茨菰、鳬茈，甘露子、甘蔗等，有人认为不大恰当，但这些都非编者以意为之，而是根据历史传统⑧，不能以此相责备。

值得注意：是书所辑集的资料，不少是人间罕见或不传的珍品。

相当多一部分，包括事实祖所引的古书和散文，赋詠祖，乐府祖所收的诗、词，其中，有些已乏传本，如丁谓《公言集》、王洙《晋卿词》、王仲甫《冠卿集》、万俟詠《大声集》、汪藻《浮溪集》、俞国宝《醒庵遗珠集》、徐渊子《竹隐集》、舒亶《信道集》、郑大惠《饭牛集》、（僧）仲殊《宝月集》、如此等等，都绝迹人间已久，有些作者无别集，亦未见收入任何总集中，如辑者陈詠、订者祝穆以至文珩、顾下、史可堂、洪子大、徐介轩、章耐轩、陈草阁、陈舜翁、郑子玉等作品，除是书存其鳞爪外，就不见或罕见于其它文献，有些虽有别集传世，或有些总集曾收入其作品，但往往彼佚此存，其佚句佚章，仅见于是书。如《疆村丛书》所收谢薖《竹友词》十六首，但是书「花部、海棠门」著录谢薖「念奴娇」一首，却被遗漏。又如庞然大帙的《全唐文》，以收录唐文称「全」，但是书引及李卫公（靖）《怀嵩楼记》却不见于彼，亦其一例。所引《广志》、《图经本草》、《益州草木记》、《缙绅脞说》、《鸡跖集》、《岚斋录》等书，已均无传本（前一书仅有辑本），都凭此作为重要的「辑佚」工具之一。

还要指出：这一版本保存了七百年前所引材料原貌，与今天屡经展转写传刻的同一材料，鲁鱼亥豕，出入不少，亦可借此相互校勘。如嵇含《南方草木状》、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等书，现存版刻相当多，其余大量现存的诗、词、散文、和别的古书见于是书引用而文字有所异同的都不少，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校勘」工具书。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珍视！

农业出版社将这一版本——日藏宋刻本影印，使我国久已销声匿迹的《全芳备祖》原刻，在七百多年后，重新与国人见面，对植物和植物学史，农学和农学史，文学和文学史以至一切有关的学术界，开一研究上方便之门，堪称『士林盛事』！

最后，还得声明：是书传入日本后，一直受该国朝野重视，度藏于宫内省图书馆，备受珍护。蒙日本朋友，特别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鼎力斡旋，全部照原书摄制寄来我国。对此深厚国际友情，深表恳挚的谢意！

① 编者生平，不见史传。其「姓」、「字」、「号」均据是书自署，其「名」则见《黄岩县志》、《台州